老照片 光影亲情

两张老照片 一对行医人



作者父母结婚照

□ 赵亚男

家里保存着两张父母的老照片。一张是他们的结婚照：母亲梳着辫子，穿着花衣服，父亲穿着深色上衣，两个人并肩望向镜头。另一张摄于1961年12月5日，是聊城专区第二人民医院（今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）白喉病房全体医护人员与康复患儿的合影，父亲戴着白色的医生帽，母亲就站在他身后。今年父亲去世了，整理老照片时，我端详着它们，想起了家人讲过的许多往事。

父亲1948年在冀南军区参加革命，分配至冀南军区医院，后随医院来到临清。初到之时，医院条件十分简陋。后来，为改善医疗条件，父亲曾与同事一起，就医院迁入华美教会医院一事出面交涉。这段往事家人讲过不止一次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年轻时便肯担事，遇到困难愿意往前站。为此他深得院长赏识，并被其收为义子。

此后，父亲在医院担任五官科主任，并承担教学工作，到临清卫校给学生讲课。母亲当时就在卫校读书。一个在讲台上授课，一个在台下学习，两人由此相识。母亲读卫校时，正赶上国家急需医务人员，原本三年的学制，她和同学们提前一年毕业，走上了工作岗位。

两人的婚事起初并不顺利。母亲是回族，父亲是汉族，在当时的临清，这样的婚配极为少见，所以姥爷姥姥一度坚决反对。临清伊斯兰教协会的何教长和二院张院长热心撮合，何教长还专门出面做姥爷姥姥的思想工作，解释这也是民族团结的表现，姥爷姥姥很快答应了这门婚事。后来，婚礼也由何教长、张院长共同主持。当时正逢生活困难年月，婚礼办得简朴，只置办了些羊肉和罐头。父亲不习惯吃羊肉，吃后还吐了，这件事后来成了家人时常提起的一段小插曲。

成家之后，两个人继续在医疗岗位上忙碌。母亲曾主动报名到泗水参与血吸虫病防治。白天在田间劳动，夜里为乡亲们抽血检查。一些乡亲不知道检查的用途，对抽血有所疑虑，母亲就耐心向他们解释。说起这段经历，家人还常提起一件小事：第一天劳动到中午，乡亲们送煎饼到地头，母亲和同事们起初不认识，竟以为是草纸，直接坐在了上面，后来知道是吃的，才明白是乡亲们的一番心意。

父亲曾参与麻风病诊治。家人讲起这些经历，往往只有寥寥数语。可如今想来，每一句话后面，都有父亲走过的路、接触过的病人，以及他在岗位上度过的日日夜夜。

1961年那张白喉病房前的合影，记录的是一个孩子康复出院的喜事，也成为父母共同救治患儿的一段纪念。听父亲说，母亲还曾为需要输血的患儿献血。

今年父亲离开后，再看这些照片，我常常觉得，还有许多事情没有来得及细问。过去听他们讲往事，总觉得以后还有时间，如今才知道，一张照片、一段讲述，都应该好好留存。每次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，我都会多看一会儿。从结婚照中的并肩而坐，到工作照中共同穿着白衣的身影，父母年轻时的生活片段，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眼前。



作者父母、同事和康复患儿合影

照片里的妈妈



作者母亲

□ 张晓燕

妈妈去世已经整整九年了，手机上和影集里存着她的很多照片，但我却很少翻看，生怕一看就忍不住落泪。只有妈妈年轻时的一张照片例外，那也是她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。也许年轻时的妈妈给我一种岁月绵长的感觉，所以我敢于面对。

照片拍摄于1958年，妈妈留着短发，穿着斜襟碎花上衣，面容清秀，目光自信而坚定。那时妈妈才18岁，考上了济南的一所大学，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。在那个年代的农村，能读书的女孩寥寥无几，更别说考上大学了。所以，妈妈一直是姥爷姥姥的骄傲。可是妈妈在大学只读了一年多，受家庭成分影响，不得不中断了学业。

我曾问妈妈，如果能顺利读到大学毕业，她最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她说，自己也许会和很多同学那样，成为一名工程师，而不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。妈妈讲起这些时，表情和语气都是平静的，没有自怨自艾，也没有愤世嫉俗。我问她是不是觉得遗憾，她微笑着说："人啊，得知足。现在的日子也是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，已经很好了，没有什么遗憾的。"

这份被命运捉弄后仍宽厚平和的心境，贯穿了妈妈的一生。她始终以宽容之心为人处世。

因为家庭成分，村里有些人对我们家不免有成见。三个哥哥相继出生后，曾有人嘲笑："中国又多了三条光棍汉子。"然而事实证明，哥哥们长大成人后，很多人上门来说亲，不但没有打光棍，还个个家庭美满。而那个曾嘲笑我们的人却难为情地上门了：他的小儿子中断学业已有一段时间，想回学校继续读书。

这人在我家门口来回转圈，不好意思进去。妈妈下班回来看到他，赶忙热情地打招呼，把他请到家里。他搓着手，吭哧半天说明了来意，妈妈笑着说帮他问问。过了两天，在妈妈的帮助下，这个人的儿子又回学校读书了。姥姥埋怨妈妈："你忘了他以前是怎么笑话咱家的？"妈妈只是淡淡一笑："他能找上门来，就表示已经低头了，咱又何必揪住过去不放呢！"

妈妈的善良大度还表现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里。

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，半夜里突然狂风大作、电闪雷鸣，下起了一场多年未遇的暴雨。妈妈被惊醒了，她猛然想起，我们家后面有个打麦场，还睡着一个看麦子的人。那个人以前当队长的时候，经常有意难为我们家，已经多年不来往了。他睡觉的那片场院紧挨着一个大水坑。那人上了年纪，听力不好，肯定听不到雷雨声，要是被冲进水坑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妈妈站在桌子上，推开窗户向外面大声呼喊，喊声顷刻间就被吞没在风雨里。妈妈爬下桌子，只戴着一顶草帽跑到了场院里，那人果然还躺在简易的小窝棚里呼呼大睡，雨水已经打湿了被褥，他却浑然不觉。妈妈用力推醒了他，他惊愕地睁开眼睛，瞬间明白了，什么都没说就跌跌撞撞地跑了。妈妈回到家时全身湿透，从头到脚都在滴水。

没想到，在那之后，那人见到妈妈连眼皮都不抬，更别说有什么感谢的话了。我生气地对妈妈说："这样的人不值得管！"妈妈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说："我本来就不图他感谢，自己心安就好。"

很多熟人都说我像妈妈：外表、声音，甚至性格……看着这张老照片，我也时常心生恍惚，然而心里又清楚地知道，我的气质和胸怀，远不及妈妈。

看着看着，眼眶渐渐湿润，泪光里浮现出妈妈年轻的面容。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，妈妈从未离开。

（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）